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中短篇小说精选

哈吉穆拉特



505124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中短篇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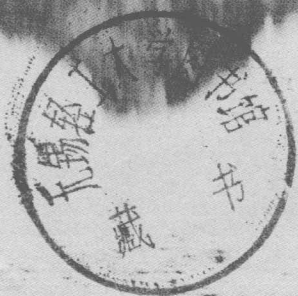


90505124

哈吉穆拉特

陈琛 主编

I512.1 / 01: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卢塞恩——德·涅赫留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1)
哈吉穆拉特·····	(26)
破罐子阿廖沙·····	(157)
波利库什卡·····	(163)
家庭幸福·····	(221)
哥萨克·····	(309)

卢 塞 恩

——德·涅赫留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七月八日

昨天晚上我到达卢塞恩，下榻在这里最好的一家饭店——瑞士饭店。

“卢塞恩是一座古城，州的首府，坐落在四州湖畔，”默雷说，“是瑞士最浪漫的地方之一；有三条主要的大路在这里交叉；乘轮船只要一小时就能到达里基山，从山上可以俯瞰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之一”。

这话是否真实，其他游览向导也都是这么说的，因此各国的旅行者，尤其是英国人，云集在卢塞恩。

瑞士饭店富丽堂皇的五层楼房不久前才建成，坐落在滨湖街上。这里从前有一座曲折的带顶棚的木头栈桥，栈桥角上各有一座岗亭，叉梁上有圣像。现在，由于英国人大量拥来，由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趣味和金钱，旧的栈桥拆掉了，在原地建造了像棍子一样笔直的堤岸，堤岸上建造了许多棱角分明的四方形五层楼房；楼房前面种了两排菩提树，用支架支撑着；菩提树之间照例有一些绿色的长凳。这里是散步休息的地方；戴着瑞士草帽的英国女人和穿着结实而舒适的衣服的英国男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这些堤岸、房屋、菩提树和英国人，在其他

任何地方也许是很优美的，但是在这里，在这异常壮丽同时又无法形容的和谐而柔和的大自然中，却并不优美。

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临湖的窗子，湖光山色，碧空蓝天，最初一刹那就使我头晕目眩，惊诧不已。我内心感到一阵不安，很想以某种方式表达突然充溢我心头的一种感情。在这一时刻我想拥抱随便哪一个人，紧紧地拥抱他，胳膊他，拧他一把，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做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

傍晚六点多钟。下了一整天雨，现在放晴了。像燃烧着的硫磺一样的蔚蓝色湖面上，点点扁舟，泛起微微涟漪，随即归于消失。湖面波平如镜，凝滞不动，像隆起的一样铺展在窗户前方形形色色的绿岸之间，向前伸展，被两座巨大的山坡夹在中间，变成黑糊糊的一片，溶合和消失在重重叠叠的山谷、山峰、云片和冰块之间。近处是湿漉漉的、浅绿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湖岸，岸上布满了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远处是暗绿色的树木茂密的山坡，山坡上残留着城堡的废墟；背景是远方淡紫色的重峦叠嶂，奇特陡峭的白雪皑皑的山峰；一切都笼罩在柔和清澈的蔚蓝色空气中，一切都被凌乱的云片中间钻出来的炙热的落日余辉照耀得明晃晃的。湖面上，山峰间，天空中，没有一条完整的线条，没有一种纯粹的颜色，没有一样相同的形态，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是不对称的，奇特的。光怪陆离的阴影和线条纵横交错。到处都显得宁静而柔和，呈现出和谐而完善的美。可是，在这模模糊糊的、杂乱的、天然的美中，我的窗户前方却笨拙地横亘着一道像魔术师的棍子一样的白色堤岸，排列着用支架支撑的菩提树和绿色的长凳——贫乏而又鄙俗的人为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像远处的别墅和城堡废墟那样融和在整個和谐的美中，而是相反，粗暴地破坏美的和谐。我的目光老是不由自主地和这条堤岸的笔直线条相遇，我心里想推开它，像抹掉眼前鼻子的一个黑点一样抹掉它；但英国人悠闲地散步的堤岸还是在那个地方，于是我不

由自主地努力寻找一个我看不到堤岸的角度。我学会了这样观赏景色：午饭前我独自一人欣赏那种不完全的、然而甜蜜得令人困倦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你在独自观赏大自然的美时常常体验到的。

七点半钟叫我去吃晚饭。在楼下一个陈设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长桌子，至少可以坐一百人。有三分来钟，客人们默默地聚集到这里来，只听到女人依裙的窸窣声，轻盈的脚步声，和毕恭毕敬、温文尔雅的侍者们低声细语的谈话声；穿戴得十分华丽、甚至很阔绰、一般都异常整洁的男人和女人占用了所有的餐具。像瑞士全国各地一样，大部分客人是英国人，因此公共餐桌的主要特点是大家严格遵守公认的礼貌，互不交谈——不是由于傲气，而是因为不需要互相接近——和独自舒适而愉快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时流露出来的自我陶醉的神情。四面八方闪耀着雪白的花边，雪白的领子，雪白的真牙和假牙，雪白的脸和手。有些人的面孔非常漂亮，但所有的面孔都表现出，他们只感到自己个人的幸福，对周围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漠不关心；戴着戒指和手套的洁白的手只是在整领子、切牛肉和斟酒时才动一动：手的动作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内心的不安。一家人偶尔低声交谈几句：这种食品或葡萄酒的味道很好，从里基山上俯瞰，景色美极了。单身的男女旅行者独自默默地并排坐着，甚至不互相瞧一眼。如果这一百人之中偶尔有两人彼此交谈几句，大概也只是谈到天气和登里基山。刀叉在碟子上起落，几乎听不到声音，菜肴只吃一点儿，吃青豌豆和蔬菜一定要用叉子；侍者们不得不跟大家一样，保持静默，只能低声问：要上什么酒？每次吃饭时我总是感到沉重，不愉快，最后感到烦闷。我老是觉得我犯了什么过错，受到了惩罚，就像童年时因为淘气而把我放在椅子上，用讥讽的口吻对我说：“休息休息吧，我亲爱的！”可是少年的血液在血管里奔腾，听着另一个房间里兄弟们欢乐的喊叫声。起动我竭力抗拒吃饭时感

觉到的这种压抑的感情，但是徒劳；所有这些死板的面孔对我发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我也要变成这种死板的人了。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先我曾试图和邻人谈谈话，但是除了同一个人在同一张餐桌上重复了十万次的那几句话以外，我没得到过其他的回答。可是要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蠢人，也不是麻木不仁的人，也许，这些僵硬的人中有许多人也和我一样，正在发生这样的内心活动，许多人的内心活动也许更复杂和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剥夺自己的最大生活乐趣，互相欣赏欣赏人的乐趣呢？

我们住在巴黎包伙小旅馆时那才好呢！在那里，我们二十个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在法国人爱交际的风习的影响下，像参加晚会一样，聚集到公共的餐桌旁边来。从桌子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大伙儿立刻开始谈起话来，谈话中夹杂着笑话和双关语，虽然谈话往往是用半通不通的语言进行的。每一个人都不注意会产生什么结果，心里想到什么就很随便地说什么；我们之中有哲学家，有好抬杠的人，有爱说俏皮话的人^①，有常被人们讥笑的人，一切都是共同进行的。吃完晚饭，我们立刻把桌子挪开，不管是否合节拍，在沾满尘土的地毯上跳起波尔卡舞^②来，一直跳到晚上。虽然我们都是卖弄风情、不很聪明、不被敬重的人，但我们是人。有过浪漫艳遇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饭后朗诵《神曲》^③的意大利天主教修道院院长，有权出入杜尔里宫^④的美国医生，蓄着长发的青年戏剧家，自称写了世界上最好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每个手指上戴着三枚宝石戒指的红颜薄命的寡

① “爱说俏皮话的人”，原文是法语。

② “波尔卡舞”，同上。

③ 《神曲》，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1261—1321）的代表作。

④ 杜尔里宫，巴黎的一座王宫，建于十六世纪，曾是拿破仑一世和后来几个皇帝的府邸。

妇，——我们都按照人的情理，虽然是表面上，但是很友好地相待，互相留下亲切的回忆，有人带走轻快的回忆，有人带走真诚的回忆。和英国人同桌吃饭时，看到这些花边、绦带、宝石戒指、涂了油的头发和绸衣服，我常常想：多少活泼的女人是能够很幸福的，而且能够以这些服饰使别人幸福。想起来是很奇怪的，这里有多少朋友和情人，非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人并排坐着，可能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天知道为什么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永远不让对方幸福，虽然他们能很容易地使对方幸福，而他们都是非常想得到幸福的。

我感到极其烦闷，每次这样吃完晚饭后我都是如此，没有吃完甜食，便郁郁不乐地到街上去闲逛。没有路灯的狭窄而肮脏的街道，大门紧闭的店铺，街上醉醺醺的工人，戴着宽边帽、沿着墙壁、不时左顾右盼、在胡同里匆匆前去打水的妇女，这一切不仅没有驱散我烦闷的心情，而且更加剧了。街上已完全黑了，我头也不回，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回到饭店去，想以睡眠来摆脱阴郁的心境。我心里变得异常的冷漠、孤独和沉重，就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有时无缘无故地产生的那种心情。

我沿着滨湖街回到瑞士饭店去，只看着脚下，突然，一种奇怪的、但十分悦耳动听的音乐声使我感到惊讶。这些声音立即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像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射进了我的心里。我觉得愉快，高兴。我那困顿的注意力又留意起周围的一切事物来了。我原来对之冷漠的夜色湖景突然像新鲜的事物一样令人愉快，使我惊倒。在这一刹那我不由自主地看到，昏暗的蔚蓝色天空中飘荡着灰色的云片，被冉冉东升的月亮照得明晃晃，万家灯火倒映在波平如镜的深绿色湖中，远处的山岭雾气沉沉，弗廖申堡发出咯咯的蛙声，彼岸传来鹤鹑的圆润而清新的啼啭声。在我的正前方，在我特别注意的、传来音乐的地方，我看到，在半明不暗的街道中央密集的人群围成一个半圆，人群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

黑色衣服的矮小的人。人群和矮小的人后面，在云霞斑驳的深灰色和蓝色天空的背景上，花园中几株黑魃魃的白杨树亭亭玉立，古老的教堂两侧两座森严的塔楼尖顶巍然耸立。

我走近前去，声音变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听出远处夜空中甜美地荡漾着吉他和声及几个声部的轮唱，几个声部互不干扰，唱的不是主旋律，而是某些最突出的部分，使人能感觉到主旋律。主旋律有点像优美动听的玛祖卡舞曲。听起来歌声时近时远，时而是男高音，时而是男低音，时而是假嗓子唱出的抑扬婉转的蒂罗尔人的柔声细语。这不是歌曲，而是按照歌曲描绘的一幅明快精美的画卷。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但是这非常优美。这令人心荡神怡的吉他的微弱和声，这悦耳动听的轻快旋律，黑魃魃的湖面，普照一切的月光，默然耸立的两座巨大的塔楼尖顶和花园中黑糊糊的白杨，置身于这一切构成的奇妙背景中的这个黑衣小人的孤独身影——一切都很奇异，但无法形容的美妙，也许是我觉得这样。

我突然觉得，所有这些凌乱的、不由自主获得的生活印象变得异常优美，具有了某种意义。我的心中似乎开放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刚才我感觉到的疲倦、心不在焉、对世上一切的冷漠都消失了。我突然感觉到，我需要爱情，我充满了希望，无缘无故地产生了生活的乐趣。要求什么呢？希望什么呢？——我不由自主地想，——就是它，就是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的美和诗。尽你所有的力量，大口大口地把它吸进去吧，欣赏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走到那矮小的人跟前，原来是一个流浪的蒂罗尔人。他站在饭店的窗户前，伸出一条腿，仰起了头，弹着吉他，同时用各种不同的音调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立刻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为他使我发生了转变而感激他。我竭力看清楚，这位歌手穿一件很旧的黑色常礼服，他的头发黑而短，头上戴一顶非常俗气的普通旧便帽。他的衣服没有一点艺术家的气派，但是潇洒的、像孩

子一样快活的姿态和动作，连同他那矮小的身材，显出一种动人而又滑稽可笑的样子。在灯火辉煌的饭店的大门口、窗户里和阳台上站满了衣着华丽、裙子宽大的太太和领子雪白的绅士，穿着金线缝制的号服的看门人和侍者；在街上人群围成的半圆中和稍远的林荫道上，在菩提树中间，聚集和停留着衣着优雅的侍者，戴着雪白的尖顶帽、穿着雪白短上衣的厨师，互相搂着的少女和闲逛的人们。似乎大伙儿都在感受我所感受到的感情。大家都默默地围着歌手站着，聚精会神地听着。一片寂静，只有歌唱间歇时远处水面上均匀地传来棒槌的敲击声，从弗廖申堡传来清脆的蛙声，不时为鹤鹑的圆润而单调的啼啭声所打动。

这矮小的人在黑暗的街道中间像夜莺一样，一段又一段，一曲又一曲地唱。尽管我已走到他跟着，他的歌声依然给予我很大的快感。他的不太洪亮的嗓音异常悦耳，他用以控制这种嗓音的柔情、趣味和分寸感都是异乎寻常的，表现了巨大的天赋才能。他唱每一段的叠句每次都唱得互不雷同。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优美的变化他都是随机应变、即兴唱出的。

在瑞士饭店楼上和林荫道上的人群中，笼罩着一片表示敬意的肃静，不时可以听到低声的赞语。阳台上和窗户口，盛装艳丽的、在屋里灯光照耀下神态活现的、支着臂肘的男人和女人越来越多。散步的人们都停下来；滨湖街的阴影下，菩提树旁，到处都站着一簇一簇的男人和女人。我的旁边，离人群不远，站着一个贵族气派的侍者和一个厨师，吸着雪茄烟。厨师强烈地感觉到音乐的优美，每当用假嗓音唱出高亢的音调时，他就兴高采烈，莫名其妙地转过头去，向侍者示意，用胳膊肘捅捅他，他的表情好像是说：喂，唱得怎么样？从侍者咧嘴微笑的表情我看出了他所感受到的愉快。他耸耸肩膀，以此回答厨师的推碰，表示要使他感到惊讶是很难的，因为他听过许多比这更好的歌唱。

在歌手嗽一嗽嗓子的间歇时刻，我问侍者，他是什么人，是

否常到这里来。

“每年夏天来两次，”侍者回答，“他是阿尔戈维亚人。是一个乞丐。”

“怎么，这样的人有很多吗？”我问。

“是的，是的，”侍者回答，他没有立刻明白我所问的话，但是后来明白了我的问题，又补充说，“哦，不！在这里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再没有别人了。”

这时矮小的人唱完了这第一支歌，他敏捷地掉转吉他，用德国的一种方言自言自语。你不懂他的话，但他的话引起周围的人群哈哈大笑。

“他说什么？”我问。

“他说，嗓子干了，能喝杯酒就好了，”站到我旁边的侍者替我翻译。

“怎么，他大概爱喝酒吧？”

“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侍者回答说，他微笑了一下，向他挥手。

歌手摘下帽子，举起吉他，向房子走去。他仰起头，对站在窗口和阳台上的先生们说：“先生们女士们，”他用一半是意大利的口音、一半是德国的口音，用魔术师向观众说话的腔调说，“要是你们以为我挣得了什么，你们就错了；我是一个穷小子。”^①他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因为谁也没有给他什么，他又举起吉他说：“现在，先生们女士们，我给你们唱一支里基山的歌曲。”^②楼上的观众沉默不语，但还是站在那儿，等待他唱下一支歌。下面的人群笑了起来，大概是笑他说话奇怪，笑人们什么也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同上。

没有给他。我给了他几个生丁^①，他灵活地把钱币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里，然后塞进坎肩的口袋里。他戴上帽子，又开始唱优美动听的、他称为里基山歌的蒂罗尔歌曲。他留下来作为压轴的这首歌比前面唱的所有的歌都更优美，四面八方越聚越多的人群中发出赞美的声音。他唱完了。他又举起吉他，摘下帽子，向前伸出，向窗户走近了两步，又说那些令人费角的话：“先生们女士们，要是你们以为我挣得了什么……”显然，他认为这些话很巧妙和俏皮，但是我从他的声音和动作中看出了某种犹豫不决和孩子般的胆怯神情，加上他身材矮小，这种神情显得格外突出。文雅的观众还是在灯光下，神态活现地站在阳台上和窗户口，豪华的衣服闪闪发光；有些人用适中的彬彬有礼的声音在彼此谈论，显然是在谈论这个伸出一只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另一些人聚精会神地、好奇地俯视着这个矮小的人的黑色身影。有一座阳台上传来一个姑娘的洪亮而快活的笑声。楼下人群中发出的谈话声和笑声越来越响。歌手第三次重复他那句话，但是声音更微弱了，甚至没有说完就又伸出举着帽子的那只手，但马上就放下了。这几百个衣着华丽、聚拢来听他演唱的人中又是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个小钱。人群残忍地哈哈大笑。我觉得，矮小的歌手变得更渺小了。他一只手拿起吉他，另一只手把帽子举到头上，说：“先生们女士们，谢谢你们，视你们晚安。”^②然后戴上帽子。人群高兴得哈哈大笑。阳台上漂亮的男人和女人们悠闲地谈着话，渐渐地散去了。人们又在林荫道上闲游。唱歌时寂静的街道又热闹起来。有几个人只是远远地望着歌手笑，但不走近他。我听到，矮小的人喃喃自语地说了些什么，转过身去，快步向城里走去，仿佛变得更小了。快乐的游人们望着他，还是隔开那么一段距离，跟在他

① 生丁，法、比、瑞士等国的辅币。

② 原文是法语。

后面哈哈大笑……

我完全惘然了，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站在一个地方，在黑暗中莫名其妙地望着迈开大步向城里匆匆走去的、渐渐走远的矮小的人；望着跟在他后面哈哈大笑的游人。我感到痛心，痛苦，主要是为这个矮小的人、为人群、为自己感到羞耻，仿佛是我在要钱，人们什么也没有给我，而且还嘲笑我。我头也不回，心里十分难过，也快步走回饭店去，登同瑞士饭店的台阶。我还不明白我所感受到的感情；只有一种沉重的、无法解释的感情充塞我的心头，压迫着我。

在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的大门口，我遇到了一个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的看门人和一个英国人。一个结实的高个子漂亮男人长着一脸英国式的乌黑的络腮胡子，戴一顶黑色的宽边帽，手臂上搭着一条小毯子^①，拿着一根贵重的手杖，挽着太太的手，懒洋洋地、旁若无人地走过去；他的太太穿一件奇异的绸连衣裙，包发帽上镶着极其幽雅的花边，垂着几条华丽的绦带。和他们并排走的是一个可爱的、容光焕发的小姐，戴一顶幽雅的、斜插着一支羽毛的瑞士宽边帽，帽子下面白皙的小脸四周披散着柔软的淡褐色长鬈发。一个十岁的脸色绯红的小姑娘的精致的花边底下露出丰满而白皙的膝盖，在他们前面蹦蹦跳跳。

“夜色真美，”当我走过的时候，太太用甜蜜的、幸福的声音说。

“嗯！”英国人懒洋洋地哼了一声。显然，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这么好，以致连话都不愿意说。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这种人都生活得宁静、舒适、洁净和轻快，他们的动作和脸上都表现出对他人生活的冷漠。他们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向他

^① 出游者随身携带一条小毛毯，用以铺在地上，席地而坐，或盖在膝上。

们鞠躬，回去的时候已为他们准备好清洁而舒适的床铺和房间，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享受这一切——我突然不由地把流浪的歌手和他们对比，歌手现在大概又累又饿，正羞愧地逃离嘲笑他的人群，——我明白了，是什么感情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对这些人的愤恨。我两次在这个英国人的身旁来回走过，每次都怀着无法形容的报复的快感，故意不给他让路，用胳膊肘碰撞他。我从大门口台阶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朝城里即矮小的人所去的方向跑去。

我追上了一起走路的三个人，我问他们歌手在哪儿；他们笑了笑，向前指指，表示他就在前面。他独自一人走着，走得很快；谁也不走近他。我仿佛听到，他还在怒气冲冲地喃喃自语。我走到他身旁，邀请他到随便哪儿去一起喝一杯酒。他还是走得那么快，不满地回过头来看看我；但是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停下来。

“好吧，既然你有这样的好意，我不拒绝，”他说，“那里就有一家小咖啡馆，可以到那里去——普通的咖啡馆，”他指着一家还开着门的零饮酒铺，补充说。

他的“普通的”一词不由地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不到普通的咖啡馆去，到听他歌唱的那些人所在的瑞士饭店去。尽管他怀着胆怯的不安几次推托不去瑞士饭店，说那里气派太大了，但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就装出一点也不难为情的样子，高兴地挥动吉他，跟我一起沿着滨湖街回去。我刚刚走近歌手，有几个游手好闲的游人走过来，留心听我说些什么，现在他们私下议论着，跟着我们走，直到大门口，大概还等待这个蒂罗尔人演唱些什么。

我向在前厅遇到的侍者要了一瓶葡萄酒。侍者笑笑，看了我们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便跑开了。我又向侍者领班提出了这一要求，他严肃地听完了我的话，把胆怯的矮小歌手从脚到头打量了一番，然后严厉地对看门人说，叫他把我们领到左边的餐厅

去。这个餐厅是供普通人零饮的房间。房间的角落里一个佝偻的女仆正在洗餐具，全部家具只有几张白木桌子和长凳。过来招待我们的侍者带着温和的嘲笑神情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两手插在口袋里，和佝偻的洗碗女工谈着什么事情。显然，他竭力让我们看出来，他觉得；就社会地位和身价而言，他比歌手高得无可比拟，招待我们，他不仅不觉得委屈，而且觉得非常可笑。

“请问，来一瓶普通葡萄酒吗？”他表现出内行的样子说，同时对我的同伴挤眉弄眼，不断地把餐巾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上。

“来一瓶香槟酒，要最好的，”我竭力做出非常高傲和庄严的样子说。但是无论我要的香槟酒，无论我做出的高傲和庄严的样子都没有对侍者起作用；他冷笑了一下，看着我们，站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瞧一眼他的金表，然后像溜达一样，轻轻地步出房间。很快他就拿着一瓶葡萄酒回来了，还带来两个侍者。其中两人坐到洗碗女工旁边，脸上带着极大的兴趣和温和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像可爱的孩子们逗人喜爱地玩耍时父亲欣赏他们一样。只有佝偻的洗碗女工似乎没有嘲笑，而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望着我们。虽然我在这些侍者的逼视下和歌手交谈并请他喝酒，感到非常难堪和尴尬，但我尽量不理睬他们，我喝我的。在灯光下我看他看得更清楚了，这是一个矮子、但身材匀称、青筋毕露的人，差不多是个侏儒，长着一头硬得像鬃毛的黑头发，没有睫毛的乌黑大眼睛老是像刚哭过似的，温柔的小嘴非常讨人喜欢。他的络腮胡子很短，头发不长，衣服极其简陋和寒伧。他身上很脏，衣衫褴褛，晒得黝黑，总而言之，他的外表像一个劳苦的人。与其说他像一个艺术家，不如说像一个穷苦的小商贩。只有老是湿润而炯炯发光的眼睛和抿紧的小嘴有一种独特的动人神气。看样子他有二十五岁到四十岁；实际上他是三十八岁。

他温和地同意并显然真诚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是阿尔戈维亚人，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和母亲，没有别的亲人。他从来不曾

有过任何财产。他学过木匠的手艺，但二十二年前他的一只手上生了骨疡，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便开始卖唱。外国人偶而给他一点钱。他就以此为职业，买了一把吉他，在瑞士和意大利各地流浪，在饭店前面卖唱已十七年了。他的全部行李就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现在他的钱袋里只有一个半法朗，这天晚上他就靠这一点钱睡觉和吃饭。他每年都要去瑞士最美丽的、游人最多的地方：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摩尼等地；经过圣伯纳德到意大利，再经过圣哥忒德或萨瓦回来，今年已是第十八次了。现在他走路都变得困难起来了，由于受了风寒，他称之为关节炎的脚痛一年比一年厉害了；他的眼睛和嗓子也变得越来越差了。尽管如此，他现在还是要到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去，然后经小圣伯纳德到他特别喜爱的意大利去；一般说来，看来他对自己的生活是很满意的。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家，家里有没有亲人或房子和田地时，他的小嘴就像起了皱褶，抿拢起来，浮现出快活的微笑，他回答我：

“是的，白糖，很好，孩子们爱吃！”^①他对侍者们使了个眼色。我一点也不明白，但是侍者们都笑了。

“什么也没有，要不然我就不会这样在外面闯荡了，”他对我解释说，“我要回家去，因为家乡总还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

他再次带着狡黠和满足的微笑重复那句话：“是的，白糖，很好”，接着便温厚地笑起来。侍者们非常满意，哈哈大笑，只有那个驼背的洗碗女工用她那善良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着这个矮小的人，给他拾起他在谈话时从凳子上掉在地上的帽子。我注意到，流浪的歌手、杂技艺人、甚至变戏法的人都喜欢称自己为艺术家，因此我几次向我的同伴暗示，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这种才能，认为他的卖唱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

^① 原文是法语。

我问他，他所唱的歌曲是不是他自己作的曲子时，他对我这个奇怪的问题感到惊讶，回答说，他怎么能作呢，这些都是古老的蒂罗尔歌曲。

“那支里基山的歌呢，我想，不是古老的歌曲吧？”我说。

“是的，这是大约十五年以前作的。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是他作的。一支非常优美的歌！你知道，他是为旅游的人作的。”

他就开始把这首里基山歌的歌词翻译成法文，念给我听，看来他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如果你想去里基山，
到维基斯前不用费鞋袜
（因为是乘轮船去），
从维基斯起就得拄根粗手杖，
还得手挽一个妙龄的女郎，
去喝一小杯葡萄酒。
不过不要喝得太多，
因为谁要想喝酒，
首先应该立功勋……

“啊，一支非常优美的歌！”他最后说。

侍者们大概也都认为这支歌非常优美，因为他们都向我们围拢来了。

“那么，曲子是谁作的呢？”我问。

“不是谁作的，是这样，你知道，给外国人唱歌，得有点新鲜的东西。”

给我们端来了冰淇淋，我给我的同伴斟了一杯香槟酒，他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回过头去看看侍者们，在凳子上转过来转过去。我们为艺术家们的健康碰了杯；他喝了半杯，认为必须想一想，便扬起眉毛深思起来。